

細讀鍾肇政的

「八角塔下」

花村

鬱鬱蒼蒼的觀音山下，橫臥著古樸悠靜的淡水河。每當黃昏時分，陣陣晚風襲面，河上的歸舟和夕照，便構成了一幅幅撩人心緒的「淡水暮色」。因此，畫家都揹著他們的畫架，趕到這裏來，把這裏的美，一眼一眼，一筆一筆，移成畫中的世界。然後畫家們清點畫具，收拾整理，該回去了。轉過身子，却不由得楞在當地。原來，工作完畢後，那心能旁鶩的眼睛，這時才看到，淡水河岸上的人家、街道、建築等，比起淡水河，絲毫不遜色。

而最美的該說是馬偕博士創辦的淡江中學了。它到今天，已將近百年的歷史。今天的臺灣，連獨宅孤院的普通民屋，百年歷史以上的都不容易見到，更何

況它這樣包括了花園、草地、小路等的宏偉校舍？不過，畫家慣驅遣的色彩、線條、筆觸、構局等繪畫美的成立因素，就這棟明顯的積疊著悠久的歲月與生活的大建築物而言，似乎不盡能暢其所欲的發揮吧？

我這麼說，因為我想到了鍾肇政先生所著「八角塔下」這書。鍾先生從十四歲到十九歲的五年時間，是在淡江中學渡過的。這段年齡，按一般說法，便是青少年時期，是人的心理繼啟蒙之後，一個個竅門陸續打開，既新奇且好奇的迎向真實生命的時候；也是人的生理，依照青春期的變化，性徵逐次成熟，終致跨進成人階段的時刻。然尚不止此，因那一段時間正是日本占據臺灣的最後幾年，有其特殊的時代背景、

社會背景；自然的，除了發自個人本身的成長意識以外，也絕對少不了個人對時代社會的逐步認識與察悟。

凡所有這些，鍾先生在距離開之後二十年，憑著他懷念母校的情意，以身當其事的感受，一一使其如實示現了。而如果由畫家來畫，却只有把「八角塔下」書中這段描述：「正中是一座八角塔，大概有四層樓那麼高——這不算很高，但比起臺北總督府的那瘦而長的塔身，却顯得格外沈著安穩。兩旁是二層樓。前邊兩廂伸向西，各有三間教室，都是平房，廂端又是兩座八角塔，但比正中的要矮一大截，也小得多，整個的畫面構成一種和詳安寧而且充滿均衡的莊嚴相。這門形校舍把一塊空地圍起來。空地上是一片綠茵，花圃點綴其中，大理花、玫瑰，還有許多我不知名的花朵正在盛開。磚頭路直伸入其中，與玄關啣接。兩旁也改種椰子樹，亭亭聳立在藍天白雲中。」當做主題，加上彩筆的變化而已。無論如何，總是沒有畫家能畫得出如鍾先生在「八角塔下」一書所傳達的：生活與情意相互熨貼而成的美。

畢竟，「八角塔下」是文學作品不是畫，所以且

讓我們言歸正傳，回到文學角度來做一番探討吧。

敘事為憑，心理為用

全書一共三十八章，但只標號而無標目。大致說，從內容和形式都可看出它屬小說而非傳記。內容方面，因它經過了小說家的選擇和整理，從頭到尾流貫著相同的主题，如男學生青春期的生理變化所代表對生命遞增的好奇；如友誼的覓取等。形式方面，可從開頭第一章的安排瞭解到。第一章本是到了第七章才提到的事，乃學校裏高年級生欺負長得像女生那麼漂亮的低年級生，發洩其性衝動的事。特別從第七章的敘述裏把它提出放到開頭第一章，意謂著全書明顯的出發方向，這就是一種超離傳記的小說寫法了。再說，從第二章到第八章，全以交代人物、事件為主，無分什麼時間的先後，有意無意間打破全書完整的順敘體，也很明顯的說明了非傳記的事實。

先分辨清楚它屬小說後，便該談這書的主要特色了。即它以敘事小說的面貌出現；然它最主要的文學魅力，却緣由於書內坦率真誠的心理揭露過程。前所言形式上打破了時間的順連，並特別的在全書開頭第

一章寫著「我」偶然看見性事件，造成了初進中學時期的「我」的夢魘，便表明了，在敘事小說這主要的骨架外，它同時亦包含了強烈的心理小說意味。自第一章的性事件之外，接著寫了男孩在青春期的發育階段中，身體性徵的逐漸明顯；寫他們對異性的好奇等等，可見它特別而刻意的強調：性的覺醒乃生命成長的具體事實。

當然，這所謂的強調，不是性的強調；而是對於「以真實的生理現象彰明心理小說的本質」這件事的強調。然也就由此，構成了這本小說獨特而超越的價值。因為，我們的小說，雖是白話文運動以後最蓬勃，其實已經有久遠的歷史了。普通是把小說的起源，回溯到魏晉時的山海經等之類；不過，正式且完美的具備了小說規格與意味的，或該說是唐朝的傳奇吧。而從唐傳奇裏，我們可以括出中國小說的兩大類型，即社會寫實小說和幻想神怪小說。到今天，幻想神怪小說由於荒誕過甚，已無法在文學領域內存身；故而變成社會寫實獨霸的局面了。

概要而言，小說主要是陳現時間和空間為背景之下的衆生相。而一國的小說顯示的，便合於那一國的

國情、民族性、社會風氣等。自然，總是順理成章使用著其所熟慣的表達方式。所以雖然白話文運動一目標榜西方；但我們深厚的小說遺產潛伏之影響力，使我們明白，事實上我們還是得之於傳統的多，並沒有襲取多少西洋風。也就是，今天我們的新小說，並未與西洋一樣，心理小說、哲理小說、唯美小說、象徵小說、寫實小說等並行；而仍是寫實小說獨撐全局的情況。其他心理小說等縱或有，也只是聊以點綴的罷了。

「八角塔下」，無可否認，也屬寫實小說，它如真如現的寫盡了日據時代末期本省中學校的情況、中學生情形等。但是，它並不止於寫實小說而已，它還是本細緻周密的心理小說，歷歷分明的寫出了中學生的心理成長過程。它這份成就，的確是我們在白話文運動以後的新小說中罕見的。我們說新小說中當然也不至於沒有談及心理與性的小說；但是，却罕能見到從客觀角度闡釋出心理之本義的單純心理小說。多半是作家個人自我的心理意識之流露；或作家個人以其感傷刻意製造的扭曲變形之心理。如郁達夫的「沈淪」。雖是一番似連骨髓都可擠得出的心理剖析，畢

竟缺乏人類心理探尋之用意，只是徒然地引入流入頹廢之境。又如白先勇，他的小說深受西方影響，偏向人性、心理的探尋。然而，從他書裏可發現的心理之探討，何嘗脫離得開他所屬自我心理意識層的束縛？

時代、社會面的呈現

按說，「八角塔下」這小說是從自傳或回憶錄脫胎而成，應該充滿著極濃厚的個人色彩。但是，很奇特的，這書引不起多少「個人色彩」的感受。這意思不是說，書裏沒有個人。其實，誰都看得出書中的陸志龍，是鍾肇政先生的化名。書中陸志龍上學、回家、鄉間釣魚、交友及和異性的交往等，至少有十分之七八，是從鍾先生青少年時期的生活實寫出來的。它絕對是以個人的生活為經，完成的一本小說。當然有個人。但是，它不會流露多少個人色彩，它所流露的是整個依附在時代，社會背景下的生命脈息。因為，鍾先生充滿情意的回憶裏所含藏的寫作本心，乃在假借個人，映顯出個人所接觸的那個時代和社會。說書中的陸志龍是鍾肇政先生本人固對；說陸志龍是當時

中學生的一個抽樣個案，亦無不可。從他，透露了中學生的心理、中學生的成長過程；更從他，展現出日本侵略本質的軍國主義妄想症之形成概況，及日本占據臺灣時的管理手腕等。

在「八角塔下」這書裏，個人色彩展擴為時代社會面的呈現，原因除了作家先有存心；最主要的，應該還是作家本人的執筆習慣，構思傾向造成的關係吧？在今天的小說作家中，鍾先生以創作大河小說著稱。普通人難得寫出本長篇，他則把寫長篇視為平常事，大壩、魯冰花、望春風等，一本又一本。在他，只認為「濁流三部曲」、「臺灣人三部曲」等，才是真正消耗心血的創作吧？故所以，鍾先生為文的特色便是氣勢壯、幅度濶，使他的小說世界充分呼應著周遭的時代社會；使他小說的主題，意識，能涉及更廣大的生活面。或許，說他是一個手執生花妙筆的時代社會的見證者，比說他是小說家還合適呢。

覺得，如果鍾先生晚生幾年，未曾經驗日據時代日本人對臺灣人施予的抑壓；同時，除掉簡單、淺俗的農鄉背景的生活以外，他還會進入風味全然不同，波瀾迭起的人生經歷中。那麼，在他旺盛的寫作力和

震撼人心的氣魄的配合下，他必能使他手握的這隻文學家的史筆，放射出更輝煌燦爛的光芒。俗云：「時勢造英雄，英雄造時勢。」時勢與英雄地位不齊。然，文學家與英雄不同。鍾肇政先生吃虧的就是這吧？文學家或許可以超越時勢，却不能創造時勢。文學家與英雄之外的任何人一樣，是附屬於時勢的產物。

欲與情的轉化

「八角塔下」這本書，還有最成功最動人的一點是：它把青春期的少年，活鮮鮮的刻劃出來了。所云活鮮鮮，意指它在形象的刻劃以外，甚至讓讀者能够確確實實的感觸到書中人血液的循環、肌膚散發的溫熱氣息及書中人心中所思、腦中所想等。這份成就，從小說的形式與內容併合著談，便是前面提過的，以「紋事爲憑，心理爲用」。若單從內涵析分，則是從慾的好奇出發，化爲靈性的斬現；從感情起因，而臻智慧的達成。

這書的第一章，意義等同於「楔子」，不在順紋體的要求裏。第二章到第八章，也沒有按照時間先後，而是以事爲主的把陸志龍初進學校那陣子，對學校

各事各物的概略印象加以介紹。從第九章開始，才屬於沿時間進展的生活敘述。提及校長的盲目自誇、教練教官的凶悍、住宿生活所受的約束、通學生活時的逍遙及學校上課、活動、休閒的各種內容等。而全部綜合起來看，最完整最具體的敘述要點，則是「交友」和「愛情的迷惑」這兩件事。

這兩件事並不是從第九章才開始寫，是在前幾章都已起了頭，或已藏著伏筆了。比如第五章的第一句，寫著的是：「我是這樣地懂得了這麼多的新奇事物，例如打呵欠會傳染。」再寫了「另外使我驚異的一件事是一個中學生好像成長得格外快速了之後，說到的便是「好些日子以來，我常在自己的室裏嗅到一種很特異的氣味。……終於有一天，我曉得了它的來源，它是從我的堂哥志誠的內褲發散出來的。……這樣，我便不知不覺間有了個結論，我以爲那是成長的一種標幟，他是漸漸地在成人了，成熟了。一種對性的成熟的模糊的概念偷偷地萌生在我腦中。」就因爲這樣子的性的成熟，其後書中敘及了志龍與彩雲、阿純、靜子間「愛的迷惑」諸事件，才逼切而真實的充分傳達出少男成長的真相吧？

比較起愛情的迷惑，「交友」這事，更是中學時代生活的主題了。（那時當然也是男女不同校）所以，從第六章起，便正式談到志龍對於交朋友這事所表現的熱切心情。不過，時機顯然還不到，他竟被他想示好的同學謔稱康特利（Country）（鄉下人的意思）、大食漢（大食保健啖之意）。但事情很快又有轉機，第七章寫的是志龍竟意外的能和他私心欽慕的同學，有深談的機會。其後，一直到書結束，幾乎可以說五分之三以上的篇幅，是談中學生之間的友誼。而也便是靠這股盈溢著情意的友誼，才使這書在心理探討，社會、時代的真實記錄以外；增添了無比迷人的趣味。

然而，最可稱贊的却是「愛情的迷惑」與「交友」等這些事件，除了其真實的發生過程構成中學生生活的主要內容外；竟然還隱含著一個共同的旨歸，替「我」似乎在不知不覺中一步步地走向甦醒的一天」（第五章最後一句話）的這層命意，做了最切要的詮釋。因愛慾到最後昇華為靈性；而與朋友之間感情的融洽，則使他更增長了生活的智慧。擴大來說，這個歸結，豈不是正好照應到書首章楔子裏所寫，志龍對如魔

魔般的性的憎惡，而明確的意味著，志龍確實已渡過了他的青春期，向成人階段邁進。

結語

鍾先生的書，時常聽到的是濁流三部曲、臺灣人三部曲等這些磅礴的大著，一向沒聽到「八角塔下」這本。是有一天偶然走在淡水街道，走進一間舊書店時才看到的。看到封面、印刷都清爽悅目，當即就高興的買了。不過，本來已看過鍾先生不少長篇短篇，如望春風、大肚山風雲等，以為差不多也就是同樣那類，出之以平和的建設性，所寫的樸實誠摯的事件的作品。所以高興而已，並沒有特殊的期待。沒有想到，却竟然從書中發現到對於青春期的大膽率真美妙的自白；及對於青少年成長過程的詳實而細密的描寫。搜遍記憶，敢說沒有哪一本國人所寫的這類型的書能勝過它的哪。要不，就是我們根本沒有這樣一本完美而真切的道盡成長的奧妙的一本書。那麼，實在該早日使它流通起來吧！若再任其埋跡舊書店中，受塵土無情的覆蓋，那麼，人類識貨的程度，要被笑說連塵土都不如了。